

# 民国时期九世班禅内地传播时轮教法记略

文厚泓<sup>1</sup> 陈庆英<sup>2</sup>

(1.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2.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北京 100101)

**〔摘要〕** 时轮金刚密法是大乘佛教密教金刚密法的一种, 从13世纪初传入西藏后, 受到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重视。由于时轮金刚教法与佛教传说中的理想净土香巴拉国联系在一起, 20世纪以来又和“香格里拉”的传闻结合, 为东西方僧俗各界所关注, 藏传佛教各派领袖人物也以举行时轮金刚法会的形式来联系各族各界人士, 扩大社会影响。九世班禅1925年从西藏到内地后, 举行了多次时轮金刚法会, 对促进民族间宗教文化的交流, 宣传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民国时期; 九世班禅; 时轮金刚法会; 香巴拉

**〔中图分类号〕** B94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15)05-0099-06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5.05.013

## 一、时轮金刚密法及其在班禅系统的传承

藏传佛教根据佛教的发展历史, 将佛教分为小乘、大乘、金刚乘。金刚乘即是指密乘。金刚乘又分为陀罗尼乘、持明乘、方便密与果密等发展阶段;<sup>[1]</sup> 密乘经典(被称为“续”<sup>①</sup>)又可分为事续、行续、瑜伽续和无上瑜伽续, 无上瑜伽续又分为智慧父续、方便母续与无二瑜伽续。<sup>②</sup> 无二瑜伽续就是指《时轮根本续》及其论释的学说, 时轮教法被认为代表了晚期佛教发展的最高阶段。<sup>③</sup>

时轮教法, 又被称为时轮金刚密法, 它源印

度密教晚期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时轮根本续》。《时轮根本续》实际上只是《时轮根本略续》, 这部密续的形成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为教内认可的一种传说是: 释迦牟尼在圆寂前一月, 在南印度的驮那羯磔迦大塔(米积塔)向香巴拉国的国王月贤传授了这部密教的最后一部经典,<sup>④</sup> 《时轮根本续》便是由月贤国王据释迦牟尼的讲述整理而成的; 随后他还为时轮续写了《时轮根本续六万品释》; 回到香巴拉后, 为进一步解释时轮经大意, 月贤王又在此书的基础上, 再编12000偈颂, 并自己作了注释, 此即为内容更为丰富的《时轮根本续广释》, 据说全书包括续、释、注, 共有60000偈颂。月贤王还在

**〔收稿日期〕** 2015-03-16

**〔作者简介〕** 文厚泓(1969—), 男, 湖北省荆门市人,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藏学博士。

陈庆英(1941—), 男, 广东省台山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近代藏密东传与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研究”(项目编号: 15XMZ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①</sup> 与佛教大小乘经典被称为“经”不同, 佛教密乘经典梵文称为“怛特罗”(梵文 Tantra 原意为线、线的延伸或编织, 义译为“续”, 也被引申为原则、体系、教条、理论等意思。因此, 藏密认为, 佛典分为经、律、论、续四种。

<sup>②</sup> 汉传佛教的唐密多属密乘前期的事续, 少量属行续; 藏传佛教对密续有二续、三续、四续、五续、六续、七续等不同判类。参见索南才让《西藏密教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4页。

<sup>③</sup> 时轮根本续是佛教最后再现的一部经典。在它之后, 佛教再未出现新的经典。这也是一部佛教理论集大成的经典。它代表着佛教的最高峰。时轮金刚密法的产生与形成, 详见: 索南才让《西藏密教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29—146页。

<sup>④</sup> 香巴拉是梵语“极乐世界”(Sham-bha-la)的音译, 是佛教所说的理想圣土, 为时轮佛法的发源地。噶玛噶举教派教主十世噶玛巴曾在云南中甸云游修行, 他最早将此地与时轮教法中所说的圣地“香巴拉”联系起来, 中甸的藏族农牧民和学者后来便称自己的家乡为“Shangri-La(香格里拉)”意为“心中的日月”, 即“人间仙境”, 也称“坛城”, 后来二者便被认为是同一地方。藏传佛教认为, 香巴拉在藏区某个地方。相传香巴拉曾经先后由32位国王统治。

香巴拉国建立了修时轮金刚密法所需的时轮坛城，将时轮教法传于儿子苏瑞瓦惹（Suerhsvara）。月贤王入灭前，让苏瑞瓦惹继承王位并兼任时轮金刚密法导师。从此香巴拉历代国王都是国王兼任时轮密法导师，又被称为具种王。时轮教法就这样在香巴拉王国延续传承下来了。然而释迦牟尼所传《时轮根本续》和月贤王所传《时轮根本续广释》皆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所说的《时轮根本续》实际上是指香巴拉第八代国王吉祥称根据他对《时轮根本续广释》的记忆和理解编辑而成的，因此又被称为《时轮根本略续》，其本颂只剩下了1030偈，附颂也只有3000偈了；其后，第九代香巴拉国王白莲花又对此书作了注释，并取名为《时轮根本略续无垢广疏》，全书的续和注共有12000偈。这两本著述皆曾传入西藏，并且都有藏文译本。<sup>①</sup>

时轮教法以时轮金刚为本尊，以时轮金刚坛城为修行的所缘境和依止处，是藏传佛教的五大金刚密法之一，其主要内容为宇宙生成学、人体胚胎学、身心修炼学；时轮教法的主要修炼方法是六支瑜伽法，又称“六加行法”，即指收摄、禅定、运气、持风、随念、三摩地。时轮金刚密法的修持也可以看做是通俗化的身心修炼之法，通过外时轮、内时轮和他时轮三时轮的修炼，把时空宇宙与人体小宇宙联系起来，最终达到本初佛的空乐境界，证得俱生智慧空性。其修法比密集金刚法、大威德金刚法、胜乐金刚法和喜金刚法更为简捷、彻底，更加大众化，同时又被认为是无上瑜伽续的最高修法。时轮教法宣扬香巴拉王国是理想的人间净土，信仰者如果发愿并如实修学，便可以往生到香巴拉王国。有学者指出，时轮教法起初并非大乘佛教密法所独有的教法，作为追求往生香巴拉理想国的密法，时轮教法应该与中亚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有过交结，《时轮根本续》曾明确提到了耶稣、摩尼、穆罕默德等。<sup>[2]</sup>

据称在前27代具种王时期，时轮教法只在香巴拉国传播。后来印度的毗都、枳娄巴师徒到

香巴拉学法后，将此法又带回印度。他们的门徒中，被称为大时轮足、小时轮足的师徒二人对时轮教法的传播贡献最大。1026年，喀且·达哇贡波（克什米尔的月怙主）将时轮教法传入西藏后，对西藏佛教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藏历历法体系便是以《时轮根本略续》为根本依据的，并以《时轮根本略续》翻译成藏文的1027年作为藏历纪年的元年，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的丁科札仓都要学习时轮历法。藏传佛教宁玛、萨迦、噶举、觉囊、格鲁等教派都十分重视时轮教法，制作了不少精美的时轮金刚和时轮金刚坛城，它们成为藏传佛教宗教艺术品的一个重要部分。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就是时轮教法的一代传人。宗喀巴大弟子克珠杰（第一世班禅）曾精研时轮法，著写了《时轮略续大疏》，并重新修定了时轮法。历代班禅大多是解说、传授时轮教法的大师，如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希就常向弟子和信众讲授《香巴拉净土誓愿》，他还曾撰写了《香巴拉国路程记》一文。由于时轮教法包含宇宙星辰的运行、国家的安康、人体气脉的运行和身体健康，因此社会各界信众对时轮教法皆有兴趣，在师徒传授时有许多人前来供养随喜，从上师听受佛法教诲，接受结缘灌顶。如此时轮教法的说讲传授就逐渐形成一种规模盛大的时轮金刚法会，最后在雪域高原上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时轮文化。在清代，时轮金刚教法还传入宫廷的皇家寺庙中。

18世纪，香巴拉净土文化传到西方学者那里，他们将香巴拉（Shambhala）音译为香格里拉（shangrila）。在民国时期，格鲁派第二十四代时轮教法传人是九世班禅。他在内地举办过9次时轮金刚大法会，是在内地传播藏密教法影响最大的高僧。

1925年2月20日，因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和，出走内地的九世班禅（1883—1937）抵达北京，受到政府代表及数万僧俗的欢迎，驻锡中南海瀛台<sup>[3]</sup>从此开始了他在内地13年的弘法济世与抗日救国历程。他曾在山西、北京、内蒙

<sup>①</sup> 其梵文是 Kālacakra-sūtra，它是密乘的最后一部经典，代表密乘的最高峰。《时轮根本略续》是诗颂体裁，共五品：第一是宇宙庄严品，167颂，详细介绍了天地大宇宙和人体小宇宙的结构和构成要素；第二是内定品（诊断疾病品），106颂，讲人体的生理机能、胚胎发育、病理病因和疗病方法；第三是灌顶品，202颂，讲灌顶的类别、方法等；第四是修行品，233颂，修行的目的是引发智慧，如何修行，用什么方法修行是此品所讲的主要内容；第五是智慧品，260颂，介绍内外时轮结合，即方便与智慧合修所要证达的乐空无二的“俱生乐”境界。参见索南才让《〈时轮根本略续〉及其宇宙和谐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古、上海、杭州、南京、沈阳、西安、兰州、西宁等地讲经说法，成为内地传播藏传佛教的领袖，积极推动了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祖国内地的传播。

## 二、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地区传播时轮金刚法

九世班禅进入北京后，内蒙古王公和僧俗群众纷纷前来拜谒。经信众要求，九世班禅在北京雍和宫传戒，为信众灌顶，并做了时轮金刚密法的开示。不久便受南方各地的邀请，乘专列在上海、杭州等地弘法。1925年10月，应内蒙古东部王公贵族的邀请，九世班禅乘专车前往东部蒙古地区弘法。<sup>[4]</sup>此后，九世班禅在哲里木盟达尔罕旗、图什业图旗弘法，但尚未传播时轮金刚教法。

1928年4月，九世班禅在达尔罕旗温都尔庙<sup>①</sup>开启了他进入内地以来的第一场“时轮金刚法会”，时轮法会是格鲁派非常重要的高层次法会。这次法会前后历时一个多月，先后闻讯赶来参加法会的内蒙古信众，包括王公贵族、内蒙古地区的寺院高僧及广大的僧俗群众共计约有17万人，这是藏传佛教自明代末期后再次传入内蒙古地区以来的最大一次法会。

1928年6月，九世班禅又应邀前往札萨克图旗<sup>②</sup>传法，并于7月到达该旗，在该旗信众的要求下，九世班禅举办了他进入内地以来的第二场“时轮金刚法会”，参加这次法会的内蒙古信众前后达到了8万多人。

1929年4月，九世班禅再次应锡林郭勒盟诸位王公的邀请，到该盟阿巴噶纳尔左旗<sup>③</sup>弘法，班禅在贝子庙（崇善寺）举行了他在内地的第三场“时轮金刚法会”，前后约有7万余内蒙古信众参与了法会。

1930年8月，九世班禅在索朗饶登王府<sup>④</sup>前启建了在内蒙古地区的第四场“时轮法会”，前来参加法会的信徒约5万人。乌珠穆沁右翼旗

的第一座寺庙“施恩寺”（浩勒图庙）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建成，康熙帝封该旗第一位葛根阿旺劳布森册斯克为“法宝班迪达明慧堪布呼图克图”。其后清代在该旗先后还建了其他5座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出身于该旗的清代著名学者衮布扎布曾用藏文编写《汉地佛教史》，在拉萨刻印出版，他还编著了《医药配方》、《蒙藏词典》，翻译《造像量度经》为汉文。因之该旗在汉满蒙藏的佛教文化交流方面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当年冬天九世班禅在浩勒图庙过冬，寺庙为其举办了盛大的庆典。次年，索朗饶登亲王在九世班禅诵经的地方建造藏式二层楼房，称“栋克尔大殿”。可见九世班禅在该旗停留了较长时间。

1932年7月，九世班禅在乌兰察布盟的百灵庙<sup>⑤</sup>启建了他到内地以来的第五场“时轮金刚法会”，前来参加法会的蒙古王公、僧众及信众达到3万余人。<sup>[4]</sup>此时已经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已占据了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又想进一步控制内蒙古西部。日本军方拉拢并控制了锡林郭勒盟的首领德王，怂恿他发动“内蒙古自治运动”，日本人还多次派遣特务潜入百灵庙。在此前的1928年8月，九世班禅就派人到南京，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设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1931年九世班禅到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同年5月，他又在新亚细亚学会作了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演讲。1931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表彰九世班禅的爱国精神，授予他“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并颁授了玉册玉印。1932年4月，又颁令授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同年7月，九世班禅即离开锡林郭勒盟到乌兰察布盟的百灵庙。他这次的时轮金刚法会，是他在内地的首次宣化活动，有明确的团结蒙古民众、抗御日本侵略的内涵。法会后，九世班禅即赴南京，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在政府礼堂举行了九

① 达尔罕旗今称科尔沁左翼中旗，属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是清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出生地，其父亲家被封为札萨克和硕亲王，王府称达尔罕亲王府，故该旗在民国时期称为达尔罕旗。

② 该旗今称科尔沁右翼前旗，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③ 阿巴噶纳尔左旗王公封爵为贝子，故亦称贝子旗，与该旗王府相连的寺庙称贝子庙。其地现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县级市），为锡林郭勒盟首府。

④ 索朗饶登亦译索特那木喇布坦，为西乌珠穆沁旗王公，清代封爵为札萨克和硕车臣亲王，光绪二十四年袭爵。

⑤ 百灵庙，汉名“广福寺”，位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所在地百灵庙镇。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是由清代喀尔喀右翼旗和茂明安札萨克旗合并而成的。喀尔喀右翼旗俗称达尔罕贝勒旗，因该庙为喀尔喀右翼旗贝勒管辖，故俗称贝勒庙，音变为百灵庙。又因该庙建于巴吐哈拉嘎地方，亦俗称为“巴吐哈拉嘎庙”。

世班禅就任“西陲宣化使”的仪式。1933年3月，九世班禅应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王的邀请，再至百灵庙，在百灵庙发表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通电，号召“实行团结、共赴国难”。九世班禅的这些行动，又为他后来举行的历次时轮金刚法会增加了号召各族民众团结一致、反抗日本侵略的政治内容。

### 三、九世班禅在京杭两地传播时轮金刚法

除了在内蒙古地区传播时轮金刚教法外，九世班禅也在汉族地区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时轮灌顶传法活动。

1931年7月，随着汉藏文化的交流及藏密在内地的影响日益广泛，王九龄、<sup>①</sup>朱庆澜<sup>②</sup>等北平的名流居士，邀请九世班禅在北平雍和宫启建“时轮金刚法会”。<sup>[5]</sup>常惺法师<sup>③</sup>还为此写了《时轮法会劝发起文》，呈至九世班禅。九世班禅很快就接受邀请，并复函讨论如何显密共弘，劝导各割据势力以和平兴国。<sup>[6]</sup>8月25日，应段祺瑞、吴佩孚及北平佛教团体的邀请，九世班禅在故宫太和殿举行在内地的第六场“时轮金刚法会”，这也是他为汉地信众举办的第一场“时轮金刚大法会”。在北平的社会名流与政府高官如段祺瑞、吴佩孚夫妇、张学良、孙传芳、朱庆澜、曹汝霖、戴季陶夫妇等参与了这场筹备已久的法会；北平各佛教团体、僧俗群众参加法会者达数万人。陈元白、韩大戟、汤芑铭、邓振矶与其子邓梦先<sup>④</sup>等，皆在此时皈依了九世班禅

活佛。这是民国时期藏传佛教传播运动中，在汉地开展的最大的一场藏密传法活动，它将汉地的藏密热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1934年3月，由屈映光、段芝泉、王一亭等人为施主，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作了他在内地的第七场“时轮金刚法会”，历时8天，<sup>⑤</sup>每天前来听受佛法者达数万人。

此次法会伊始，班禅大师先为摄受弟子作开示，在灌顶当天，九世班禅又对时轮金刚法的源流作了开示，明确指出，此法出自“香拔拉国”，并讲了此法在西藏传播以来的流传情况；<sup>⑥</sup>之后，他又作了时轮金刚预备开示；在正式传授时轮金刚密时，九世班禅再作正授时轮金刚灌顶，并作开示；<sup>⑦</sup>后来又对部分信众作了如童七灌顶，亦作了详细的开示。这是九世班禅在内地传法最系统的一次。

法会后，九世班禅分别作了《佛教与总理遗教的平等观》、<sup>⑧</sup>《发菩提心，团结救国》的讲演，号召全国僧俗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5月，太虚法师特地起来杭州，从九世班禅接受了时轮教法的灌顶。九世班禅对太虚法师推进佛教革新运动、支持汉地僧众前往藏区求法、成立藏密研究机构等活动给予了肯定。<sup>[7]</sup>

九世班禅不仅以游走的方式在汉地传法，为方便修学者，还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了固定的藏密修习中心。1935年11月，上海菩提学会正式成立，<sup>⑨</sup>它是九世班禅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上海向内地传播藏传佛教的根本道场；在班禅的努

① 王九龄（1880—1951），字竹村，号梦菊，云龙县石门镇人。1925年，担任执政府教育总长。1926年，参与筹建上海藏文学院。

② 朱庆澜（1874—1941），又名朱子桥，浙江绍兴人。1930年，参与创办“柏林教理院”。1933年，参与成立“中国保护动物会”。时任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

③ 常惺（1896—1939），俗姓朱，字常惺，法名寂祥，自署雒水沙门，江苏如皋人。1928年，从持松法师修学密法，受密教灌顶。1929年，于杭州昭庆寺主办僧师范讲习所。1930年，受聘为柏林教理院院长。1931年，接任江苏泰县光孝寺住持，创设光孝佛学研究社。1933年，出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并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1936年，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

④ 邓振矶曾任湖南官矿总办和实业厅厅长、湖北政务厅兼汉口商埠局局长。1923年皈依了太虚大师。邓梦先早年留学法国，归国后，曾任民国政府文官处秘书、蒙藏委员会秘书及章嘉活佛私人秘书。1932年又与陈元白、韩大戟、汤芑铭在北京皈依了九世班禅活佛。邓振矶与通晓法文、藏文的儿子邓梦先合译有《西藏佛教弟子实行经》、《妙吉祥经》。邓梦先后引荐其侄子邓述古跟诺那在沙市的传承人王新基学法。

⑤ 严格来说，灌顶法会分预备期和正式法会两个阶段。时轮灌顶预备期共需10天左右。在这一阶段，需要完成建造坛城、迎佛入坛、加持瓶水等许多繁重而复杂的准备工作。第二阶段，也即开坛灌顶阶段，需要4天时间。这4天的程序和内容，都按严格的仪轨进行，不能随意改变。第一天是预备法会，第二至第四天是正式灌顶法会。

⑥ 详见《时轮金刚源流开示录》，载《中华民国甲戌五月杭州时轮法会敬刊》。

⑦ 详见《正授时轮灌顶开示录》，载《中华民国甲戌五月杭州时轮法会敬刊》。

⑧ 班禅大师在《佛教与总理遗教的平等观》中指出佛教界人士应努力做的主要事情“一曰宗教，二曰政治，此二者必须互相为助，并行不悖而后可。”参见刘家驹《班禅大师全集》，第146页；张羽新、张双志《民国藏事史料汇编》（18），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237页。

⑨ 1935年11月12日，菩提学会在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为当时中国影响较大的一个佛学团体。九世班禅特派驻南京办事处朱福南处长参加。大会公推九世班禅为正会长，诺那呼图克图和印光为副会长，安钦呼图克图和荣增堪布为导师，段祺瑞为理事长，王一亭、屈映光为副理事长。菩提学会地址初设在云南路仁济堂内，后迁至觉园报本堂；聘请西藏高僧为导师，翻译藏文经典，传法灌顶。该会理事有数百人之多。

力下，教育部也批准蒙藏学院在上海成立。<sup>[8]</sup> 1934年，九世班禅也在北京成立“密藏院”（大殿匾额上题有“班禅国师敕建密咒法藏寺”），组织藏密高僧在京弘传藏密，他亲授原西藏扎什伦布寺密乘札仓法台宝金刚上师为该院堪布，并让安钦呼图克图在此传“百法灌顶”等法，汉人阿阁黎韩大载也曾主事“密藏院”。1938年，九世班禅安排后藏札什伦布寺萨钦呼图克图在密藏院为各族弟子传法、译经；此后，九世班禅又在北京创建“菩提学会”，地址在今北海公园内，由安钦呼图克图任第一任理事长，后由汤芑铭继任。<sup>[4]</sup>

南方的藏密热潮与九世班禅的传法活动有极大的关系。在班禅的影响下，民国时期的藏密东传得到了长足发展，越来越多的藏传佛教高僧投入到其传入活动中，如十七世甘珠活佛、安钦呼图克图、荣增堪布、宝珍金刚上师、东本格西、阿旺堪布、辛上师、贺上师、诺姆启堪布、圣露格西、宝金刚上师、萨钦呼图克图、索南般若灯喇嘛、悦西格西等高僧等在内地讲学、授徒，弘传藏密。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汉地僧侣与信众也投入藏密东传的求法与传法事业。可以说，正是在班禅的传法感召下，在汉藏蒙佛教徒的共同努力下，藏密东传活动进入到广泛传播阶段。

#### 四、九世班禅在甘青藏区传播时轮金刚教法

九世班禅在蒙、汉地区传播时轮金刚教法之后，又将传播活动推向甘青藏区，使时轮金刚教法在甘青藏区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1935年8至9月，九世班禅在塔尔寺主持了他进入内地以来的第八场“时轮金刚法会”，参加法会的信众约5万余人。<sup>①</sup>

1936年7月，应甘南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呼图克图之请，在该寺举办了第九场“时轮金

刚法会”，参会信众达6万多人。这是九世班禅在内地举办的最后一场也是他一生中举办的最后一次“时轮金刚法会”。<sup>[9]</sup> 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在回西藏途中，于青海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sup>②</sup>

九世班禅大师在内地对时轮金刚教法的传授，多以传播为主，较少开展层次较高的传法灌顶。时轮金刚包含了11层灌顶：7个“如赤子般进入”灌顶、3个“殊胜”灌顶及一个“最殊胜”灌顶。对欲暂求世俗神通力的弟子授予较低层次的7种灌顶；对欲达到超越的佛智弟子，则给予全部的11种灌顶。

在传法过程中，九世班禅根据信众的不同根器，进行了不同的灌顶。但由于他每到一处行程较短，所以开展的多为初级层次的灌顶，高层次的传法灌顶不多。故而，在他之后，时轮金刚在内地的影响很快退却。在内地影响最大的密法是有传法灌顶的宁玛派、噶举的密法系统。

#### 结 语

作为民国时期藏密东传活动的领袖人物，在内地的14年中，九世班禅在北京、浙江、内蒙古、青海等地广泛开展时轮教法的弘化活动，他“以提倡佛化为第一义，极欲将西藏佛法流通中华”。<sup>[10]</sup> 他虽未建立时轮教法的法脉传承，但以其独尊的身份，他举办大型法会次数之多，听其法者之广，受其灌顶者之众，其弘法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至今无人能及；他以前所未有的气势，掀起了民国时期藏密东传活动的高潮；在弘法同时，九世班禅重视民族团结，宣传共同抗日，“成为民国时期行走在汉藏之间的第一人”。<sup>[6]</sup> 总之，他在内地的一系列以时轮教法为主的弘化活动，不仅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文化理解和价值认同，推进了汉藏佛教界乃至汉藏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还为中国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 班禅在内在弘法的主要参见：陈柏萍《九世班禅在内地的政教活动述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2期；苏发祥主编《历辈班禅额尔德尼》，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王海燕《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中国藏学》2009年第03期。

② 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逝世后，上海佛教界举行九世班禅追悼会。1940年，菩提学会发起建造九世班禅铜像，当年9月竣工。10月19日举行开光大典，举行千灯供10天。同时能海上师在党园内成立班禅纪念馆，由荣增堪布主持。纪念馆布置仿照西藏寺庙格式，中央供奉九世班禅铜像，两旁架上层层叠放着藏文大藏经。

(参考文献)

- (1) 索南才让. 西藏密教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2.
- (2) 弘学. 时轮教法概述 [J]. 佛学研究, 2002, 68.
- (3) 丹珠昂奔. 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 [Z].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 636.
- (4) 陈柏萍. 九世班禅在内地的政教活动述略 [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2).
- (5) 尘空. 民国佛教年纪 [A]. 张曼涛.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民国佛教篇 [C]. 台北: 大乘文化出版社, 1986: 205.
- (6) 王海燕. 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J]. 中国藏学, 2009, (3).
- (7) 释印顺. 太虚法师年谱 [Z].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5: 200—201.
- (8) 季啸风, 沈友益. 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 (中文部分, 第93册) [Z].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426—427.
- (9) 苏发祥. 历辈班禅额尔德尼 [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65.
- (10) 班禅对华佛教消息 [A]. 海潮音 (第6卷) [Z].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468.

## The Ninth Panchen' s Spreading of Kalacakra-tantra in the Hinterland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N Hou-hong<sup>1</sup>, CHEN Qing-ying<sup>2</sup>

(1.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2.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Shri Kalachakra is one of the teachings of Mahayana.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Tibet in the early 13th century, it has been worshiped by all religious sects of Tibetan Buddhism. Because it was related with Shambhala, the ideal pure land in Buddhist legend, and it is also related with Shangri-la in the 20th century, it has aroused interest of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monks and laymen. Leaders of different sects of Tibetan Buddhism held Kalachakra Dhama assemblies to contact with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and expand social influence. After arriving in the hinterland in 1925, the Ninth Panchen held Kalachakra Dhama assembly many times which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religiou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national unity and fighting against Japanese.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Ninth Panchen; Kalachakra Dhama assembly; Shambhala

(责任编辑 李红雨)